



两位老师傅都是修自行车的。

喜欢读报纸的老周师傅家在城西,修车点却设在钟楼广场的对面。面前就是不断开放的花树,娇声嫩语的孩子,穿红绸衣打鼓的老人……来来往往的,都不是推自行车的人。真不知道老周为什么这样选址?有几次想问他,最后还是住了口。人生很多选择都是无奈的,说不出口的有,不愿意叙说的有。或许老周选择的是钟楼广场的风景?

但老周真是了得!每次见他,他和他的笑都清清爽爽的。冬天的时候,他的皮帽子,他双臂上的蓝色护袖,都像一个刚去工厂上班的老师傅,这和传说中的名厨那长兴一样,那师傅在灶前做了一天的菜,全身就是找不到半点油斑。老周修了一天的车,同样能做到心定神清。闲空的时候,他就读跟别人借过来的报纸,看到我,总要大声说,我在报纸上又看到你的文章了!说实话,第一次听到老周这样说话,我很心虚。写文章的人,终究不能算是手艺人。写



两位老师傅

庞余亮

文章,可以“虚晃一枪”。手艺人,哪里容得下玩花枪?

另一位老师傅姓朱,修车点就在他的家前面两条道路的交叉口。老朱有一口灿烂的牙齿,还有一双的煤炭工人般的黑手!白天里,除了修车、补胎和打气,发生在繁忙路口的许多故事都和老朱没有关系。到了晚上,老朱仿佛换了一个人。刚抿了几两酒,神奇得很,如钓鱼的姜太公,躺在那张老躺椅上,听电台里播的节目。有生意了,他身边的小狗就会推他的腿。待电台里的节目播完了,他就摸出工具箱里的空竹,开始抖他的空竹。空荡荡的路口,那嗡嗡的空竹声,仿佛有无数只鸟的翅膀在振动——是什么鸟翅呢,我猜了几种,最像是那种灰椋鸟。小小的,比麻雀还小,但比麻雀更为坚定的如逗号一样的灰椋鸟。其实,这仅仅是我文人的小想

象。老朱只是喜欢这样,踏踏实实修车、听电台、抖空竹。老朱修理那些老自行车,同时也修理他的狗。老朱把他的狗当成了自行车。狗名叫虎子,被他修理得很听话。老朱回乡过年的时候,没把牠带上,而是在虎子的窝里放了五天的食,真不知道虎子是如何把五天的食平均成五份的?我以为,老朱的虎子,是真正懂数学的。

这年头,修自行车的师傅的确不多了。用诗人的话说,这叫作手艺的黄昏。黄昏时分,群鸟归巢,白天那么强大的秩序快要改变了。而在这个热闹的小城,在昼与夜临界点的黄昏里,就端坐着我熟悉的两位修车师傅:有梧桐树背景的老周和有香樟树背景的老朱。在尘埃腾起又落下的瞬间,他们的坚定如同擦去了锈迹的钢圈般闪闪发亮。只要他们守在那里,那些疲惫的不堪重负的老自行车,就能有信心继续前进,也就能小心穿越那些急吼吼的车流,准确停靠在他们的手下。

老自行车们,替我问好两位老师傅啊!

遇见小岛的台风,是在半夜,被窗外的风声惊醒。

是那种风里夹着雨的“沙沙”声,一会儿在右边,一会儿在左边。放眼望去,窗外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模糊,码头上还有灯光,停泊着的船只像摇篮一样前后左右晃着,紧紧依偎着海面。

此刻的大海像一只巨大的眼睛,与我黑白对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失眠,天是黑的,雨使劲地下,路上没有一个人影,只有晚睡的灯。此刻我觉得这个世界更真实,不像白日里熙熙攘攘的那个世界。我在窗边发呆,雨越下越大,冰冷的枝叶往高处走,飘忽的水雾往低处泄。

豆大的雨点撞在窗玻璃上,发出寂寞而清脆的声音。有人说雨水是非常复杂的液体,可我看见的每一滴都如此清激。

第二天,台风正式登陆,雨劈头劈脑倒下来。风跟树有仇似的,用巨大的手掌击打着它们,大树被打得东歪西倒,一些近旁的小树直接折断了腰。浪花“轰隆隆”从海上滚过来,冲上岸边的礁石,顷刻间碎了。海面一下子变得拥挤,所有的浪花涌动着喧嚣的气息,像脱缰的野马,来势凶猛。

第三天,为了看台风,我还是去了海边。海滩上鲜有建筑物,没有地方可以躲避,只有在风中奔跑。可台风跑得比我快,它用一双手扯着我,扯乱了我的衣服,扯乱了我的眼神,更扯乱了我踉跄的脚步。

我出生在浙南的小山村,那儿崇山峻岭,莽莽苍苍,即使有台风过来,被高山一挡,基本吹不到县城。如今在小岛,我第一次见识到真正的台风。这一刻,人如此渺小,狂风放肆地卷着沙石迎面而来,托举着我的身体,仿佛要驱散我身上所有的热量。

年轻时,我不惧怕风浪,反而觉得风浪越大越好玩,越刺激。那时的我血气

多了,须发也见稀少,某次还不能发声,好像是喉咙刚做了手术。

2020年特殊时期,不安中问候大胡子叔叔,一次次去看他的微信,在一片慌乱与惶恐之中,他力挽狂澜大声断喝,我是武汉人,我永远也不会离开武汉。谁承想,那么热闹的生命,最善于最乐于给人造梦的艺术大师和生活勇士,居然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因一场感染不醉而别。

还记得2019年苏州书展,我的新书《因为爸爸》有个读者见面会,我匆匆去讲座。进门就看到儿童文学的众多前辈和朋友,大胡子叔叔返老还童,

方刚,激情满怀,自信的脸上写着纯真和勇敢。然而似水流年,生活彻底改变了我。我变得谨慎、稳重、忍让、顾全大局,完全没有了年轻时的率真、果敢和锐气……天越来越暗,云黑压压的,风愈发声势浩大,行走在风中,人单薄得如一页纸。此刻,更容易让人明白什么叫微不足道。

第四天,风小了,余威仍在。进出轮渡取消了,我与外界隔绝,只有无边无际的海水环绕着岛屿。

我确实确实漂浮在汪洋之中了,因为无论从哪个方向走,我都会走到海边,会听到轰鸣的涛声。我仿佛成了一尾鱼,游在台风的海岸线上。此刻的小岛于我就像梭罗的瓦尔登湖,把现代文明剥离开一段距离,让我得以内省与反思。

码头显得特别寂静,风里的鱼腥味,让海的气息愈发浓烈。因为台风,我被遗弃在小岛上,既然无可逃避,不如喜悦。如果台风把我留在这儿,我可以不管日常事务,从此换了身份,换了人生,让我的日常按下个暂停键,心无挂碍,自由自在,何尝不是一件美事?

岛上有很多花,我与它们素不相识。台风天,这些花儿牵着风的手,跟着海浪,素面朝天地去了远方。如此坚定,如此义无反顾。此刻,我是羡慕这些花儿。哭有时,笑有时。哀伤有时,跳舞有时。”台风中,我特意去海边扔了一只漂流瓶,我想台风会把这只瓶子带去遥远又遥远的地方。

所有的生命只是经历,在无穷的宇宙里,恒星和蚂蚁并没有什么区别。

风依然很大,打开网络,没有信号。我静静地翻开一本书,一字一句地往下读……你看,浪涌来;退去,连泡沫都不留……

镜片后的目光却又像一个爱操心的老家长。只是我怎么也想不到,大胡子叔叔,那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。那句对不起,转眼变成一句警告和忠告。我知道我的写作必须对得起像您这样真诚又热忱的朋友。

想象中大胡子叔叔依然健在。他还在江边笔墨纸砚,诗词歌赋,说说笑笑,唱唱跳跳。身著玄色袍,怀抱偃月刀,须发蓄温柔,划桨开大船,梦回老森林,快活做神仙。

“没关系,这奖我得过,哪能老得啊。”大胡子叔叔松开皱着的脸,放心地笑起来,他一笑面色红红的,恢复了孩子式的活



布达佩斯啤酒屋 (油画) 黄石

与自然共修

格至

野燕麦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植物,成熟后的种子掉落到地上,遇到雨水后,麦芒就会自动转圈,就像通了电似的,不多一会儿,它们就把自己慢慢地旋到泥土里去了。

刺猬睡觉的时候,会把自己缩成一个圆球,它特别喜欢打呼噜,呼噜打得越响,说明它睡得越沉。有时候,碰到一大群刺猬在集体睡觉,那接连不断的呼噜声,响彻云霄。

这样的故事,我非常乐意和小朋友讲。因为对于孩子来讲,不但动听、有趣,还可以培养他们对自然的兴趣。

孩子的好奇心显然是超前的,那么他对自然知识的渴望也是超前的。据说,科学科幻、天文地理、历史文学……这些都可以透过书本、网络等媒介接触,只有大自然,那是必须要亲身体历的。

有科学研究表明,孩子如果长时期缺乏与大自然接触,就会出现一系列行为准则、生理、心理上的问题,比如视力消退、肥胖症、注意力障碍、抑郁症……

如果告诉你,刺猬还会吹鼻涕泡,你信不信?

如果告诉你,把野燕麦放在嘴里含一下,然后马上放到手心里,哈哈,这时候,野燕麦就会在手心里缓缓旋转,就像是要钻进你的皮肤里去,你又信不信呢?

野燕麦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植物,成熟后的种子掉落到地上,遇到雨水后,麦芒就会自动转圈,就像通了电似的,不多一会儿,它们就把自己慢慢地旋到泥土里去了。

刺猬睡觉的时候,会把自己缩成一个圆球,它特别喜欢打呼噜,呼噜打得越响,说明它睡得越沉。有时候,碰到一大群刺猬在集体睡觉,那接连不断的呼噜声,响彻云霄。

这样的故事,我非常乐意和小朋友讲。因为对于孩子来讲,不但动听、有趣,还可以培养他们对自然的兴趣。

孩子的好奇心显然是超前的,那么他对自然知识的渴望也是超前的。据说,科学科幻、天文地理、历史文学……这些都可以透过书本、网络等媒介接触,只有大自然,那是必须要亲身体历的。

有科学研究表明,孩子如果长时期缺乏与大自然接触,就会出现一系列行为准则、生理、心理上的问题,比如视力消退、肥胖症、注意力障碍、抑郁症……

如果告诉你,刺猬还会吹鼻涕泡,你信不信?

如果告诉你,把野燕麦放在嘴里含一下,然后马上放到手心里,哈哈,这时候,野燕麦就会在手心里缓缓旋转,就像是要钻进你的皮肤里去,你又信不信呢?

大胡子叔叔董宏猷老师在儿童文学作家中很特别。蓬乱的过肩长发,茂盛的长黑胡须,身材壮阔,歌声雄浑,舞步潇洒,书法豪迈,还会焚香操琴。他到哪里,哪怕悄悄无话,气氛也立即变得活泼热闹与轻松浪漫。

大胡子叔叔健谈但不多话,在后辈面前,尤其谦和有礼。最初看到他是在他的《十四岁的森林》的书封上。童书很讲究介绍作者,读书的乐趣之一是先读作者,著作等身,大奖屡获,一个从神农架走出来的森林野人。读多了,知道大胡子叔叔的壮阔来自他的书写,来自他对孩子们大包大揽式的疼爱与担当。

从《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》到《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》,毕生,他开着梦想的大船,载着孩子们,一起去寻找自由、安详、快乐、快乐的原野、森林和无穷尽的水云天。以梦的轻盈浪漫,来对抗成长的弯弯曲曲和现实的坚硬粗粝。

新世纪初,我与湖北籍儿童文学作家萧萍一起返乡问祖。在湖北省作协任职的他,主动做了大家

长接待我们。每天见面,大胡子叔叔总是一身黑长衫,配着他的络腮胡子和黑长发,好像在风中飞了很久,说笑间,我总恍惚他是从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。

也就一周时间,大胡子叔叔带着我们,跟他去文人雅集,看他挥毫泼墨写如斗大字;听他飙男高音,唱《我的太阳》……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,大胡子叔叔翩然成仙,而我依然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朝朝暮暮,记得大胡子叔叔每天像督导一样,跑过来问:“过早了没?”

大胡子叔叔是前辈。起初我是认认真真尊他为董老师或者董主席,后来熟了,就直接喊他大胡子叔叔。而他也很奇怪地喊我警察阿姨。神情既尊敬又顽皮,眨巴眼睛耸耸肩,好怕怕的样子。好像每次喊完都在心底吐了舌,说,警察阿姨啊,真是好吓人!

大胡子叔叔老来愈发有用功,常年隐居山林深耕,伴随着一本接一本新书出版,叫人惊喜又惊讶。只是他消瘦了些,面色暗淡

进城接我未果,舅舅的笑容便透出几分尴尬,几分失望。进初中那年,一场特大暴雨诱发的山洪突袭山村,舅舅冒险蹬入浊流排涝救人伤了脚蹠。村里人把他送进了县城医院。我和哥哥跟父亲赶到那儿,他已经进了手术室。脚伤能有那么严重?医生悄悄告诉我爸,他们急于给舅舅做手术是因为查出了直肠癌,晚期!

看着浑身插满管子、沉沉昏睡的舅舅,我哭了,哭得很伤心。我知道舅舅有个未偿的心愿,我不能让这样一个好人带着遗憾离去!哭过之后,我主动提出要舅舅当儿子。爸爸立即领我去了居委会。下午,我把一张盖了章的表格举到醒了麻药的舅舅眼前,他笑了。

有了儿子,舅舅的精神好了许多。第二天,村里带着食品来看他的人更加络绎不绝,舅舅拉过我向所有的人炫耀,脸上居然带着喜色。但他对那些鸡肉蛋干鲜水果还是一概摇头,只让妈

多,须发也见稀少,某次还不能发声,好像是喉咙刚做了手术。2020年特殊时期,不安中问候大胡子叔叔,一次次去看他的微信,在一片慌乱与惶恐之中,他力挽狂澜大声断喝,我是武汉人,我永远也不会离开武汉。谁承想,那么热闹的生命,最善于最乐于给人造梦的艺术大师和生活勇士,居然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因一场感染不醉而别。

还记得2019年苏州书展,我的新书《因为爸爸》有个读者见面会,我匆匆去讲座。进门就看到儿童文学的众多前辈和朋友,大胡子叔叔返老还童,

镜片后的目光却又像一个爱操心的老家长。只是我怎么也想不到,大胡子叔叔,那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。那句对不起,转眼变成一句警告和忠告。我知道我的写作必须对得起像您这样真诚又热忱的朋友。

大胡子叔叔

韩青辰



过继

李彩虹



妈喂他吃下半碗苦涩的萝卜羹。

舅舅是次日凌晨“走”的。爸爸叫醒我时,病房里传出妈妈的哭声,在走廊里守候了半夜的几位村民也唏嘘不已。

我忍住没哭。我早被告诫:父母过世,做儿子的在披麻戴孝之前一定不能哭,哭了,亲人“上路”会走得不安宁。

天亮时分,山村又来了好多人。舅舅被抬上车。那辆农用车在众人簇拥下开出医院大门,“开路”的唢呐曲立即掩盖在一片震耳的哭声里。

我仍然不哭。直到回归舅舅那单门独户的农舍,乡亲们给我穿上代表“孝子”身份的麻衣,强忍了好久的眼泪才扑簌簌落下来……

常听人说“人是在最伤心的瞬间长大的”,忍住没哭出来的那个晚上,我长大了吗?

记得长大那一刻微妙的心绪,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,请看明日专栏。

一夜长大 责编:殷健灵